

在别人的下午里

朝潮◎著

独立文丛

总策划：张海君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独立文丛

总策划：张海君

在别人的下午里

朝潮◎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别人的下午里 / 朝潮著.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 5

(独立文丛)

ISBN 978 - 7 - 5639 - 3060 - 9

I. ①在… II. ①朝…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6652 号

在别人的下午里

著 者: 朝 潮

责任编辑: 姜 山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100124)

010 - 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639 - 3060 - 9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 - 67391106)

《独立文丛》总序

收到高维生发来的10卷《独立文丛》电子版，我躲在峨眉山七里坪连续阅读了三天。三天的白天都是阴雨，三天的夜晚却是星光熠熠。我在山林散步，回想起散文和散文家们的缤纷意象，不是雾，而是山径一般的韵致。

高维生宛如一架扛起白山黑水的虎骨，把那些消匿于历史风尘的往事，用一个翻身绽放出来；杨献平多年置身大漠，他的叙述绵密而奇异，犹如流沙泻地，他还具有一种踏沙无痕的功夫；赵宏兴老到而沉稳，他的散文恰是他生活的底牌；诗人马永波不习惯所谓“大散文”语境，他没有绕开事物直上高台红光满面地发表指示的习惯，他也没有让自己的情感像黄河那样越流越高，让那些“疑似泪水”的物质悬空泛滥，他不像那些高深的学者那样术语遍地、撒豆成兵，他的散文让日益隔膜的事物得以归位，让乍乍呼呼的玄论回到了常识，让散文回到了散文；盛文强是一条在齐鲁半岛上漫步的鱼精，他总是苦思着桑田之前的沧海波浪，并秘密地营造着自己的反叛巢穴……

一度清晰的概念反而变得晦暗，游弋之间，一些念头却像暗生植物一样举起了手，在一个陡峭的转喻地带扶了我一把。伸手一看，手臂上留下了六根指头的印痕……这样，我就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散文性\诗性

伴随着洪水般的无孔不入的现代思潮，一切要求似乎都是合理的，现代世界逐渐地从诗性转变为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性，不再有宏大与辉煌，只有俗人没有英雄，只有艳歌没有诗歌，最终导致生活丧失了意义。

一方面，这种“散文时代”的美学氛围具有一种致命的空虚，它遮蔽了诗性、价值向量、独立精神，散文性的肉身在这华丽的加盟下华丽无垢；另外一方面，这种散文性其实具有一种大地气质。吊诡之处在于，大地总是缺乏

诗性，缺乏诗性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性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是出于某种安排。黑格尔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这是特指东方民族没有史诗情结，它道明了实质，让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该赋予羽翼的赋予羽翼，一面飞起来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对而生。

因为从美学角度而言，散文性就是诗性的反面。所以，我不同意将“散文性”注入大剂量的异质元素而彻底改变词性，尽管这一针对词语的目的是希望使之成为散文的律法。这样做不但矮化了“诗性”本身，把诗性降低到诗歌的地域。问一问命名“诗性”为人类智慧斗拱石的维科先生吧，估计他不会同意这种移花接木。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散文的外道之言。

诗性是以智慧整合、贯穿人类的文学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概念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回到诗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学精神的本原。作为对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努力，诗性是对于文学的本体论思考，“它也是一种超历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图对文学的本性进行终极追问和价值判断的思维路径都不能不在诗性面前接受检验。”（王进《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在此意义上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指出自于原初的、抒发情感的元精神。

我认为，在现存汉语写作谱系下，诗性大于诗意，诗性高于诗格。诗性是诗、思、人的三位一体。这同样也是散文的应有之义。

海德格尔诗性本体论对人的基本看法是：人的本源性大于人的主体性，人向诗性本源的回归，就是从自在的主体性出发，对主体狭隘性的断然否认，就是向自在之“在”的真理敞开，就是从根本上肯定人的神圣性以及在此澄明中恢复人的世界与大地的和解。在这样的诗思向量下，近十年来，中国诗坛对“诗为何”和“诗人为何”的反复考问，已被一些评论者悄悄地置换为“写作为何”的命题，即千方百计把写作的价值向量简化为技术层面的问题。这是游离于诗性之外的伪问题。我想，一个连技术层面问题尚未基本理顺的写作人，就不配来谈论诗性的问题。

伽达默尔说过两段话，前者针对诗性的思维方式，后者讲诗性的生存方式——“诗的语言乃是以彻底清除一切熟悉的语词和说话方式为前提的。”“诗并不描述或有意指明一种存在物，而是为我们开辟神性和人类的世界，诗的陈述唯有当其并非描摹一种业已存在的现实性，并非在本质秩序中重现类

似的景象，而是在诗意感受的想象中介中表现一个新世界的新景象时，它才是思辨的。”（〔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下卷第600页－601页。）那么，真正的散文更应有破“论”之体，对生命言说宛如松枝举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真散文不但是以诗性的方式思维，而且是以诗性的方式生存。

互文性

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发生的互文关系。散文的互文性指把多个文本材料集用于一个文本，使其互相指涉、互相贡献意义，形成多元共生，使散文的意义在文本的延展过程中不断生成，合力实现一个主旨。

在我看来，互文性暗示了它是一种民主而趋向自由的文体。

互文性概念的提出者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曾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即每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还有一种互文，是着眼于学科的“互嵌”。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回溯历史，意义来自哪里？是史料，还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史料与文本之中，以及研究者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然，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只有在后者之中，人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真正意义（李宏图：《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

一方面是文本本身的修辞互文，另外一方面是历史与文本的“对撞生成”，用此观点比对《独立文丛》里的不少篇章，可以发现散文家的“默化”努力是相当高超的。他们没有绕开文学而厉声叫喊，他们的散文根性是匿于事物当中的，不是那种风景主义的随笔，不是那种历史材料的堆砌，散文的根须将这一切纳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循环气场之中。建筑术语、历史档案、小说细节、思想随笔、戏剧场景，等等，在高密度的隐喻转化中使这些话语获得了空前的“自治”。这种“自治”并不等于作家文笔的失控或纵情，而是统摄于散文空间当中的。我们仿佛看见各种文体在围绕王座而舞蹈，它们在一种慢速、诡异、陡转、冷意十足的节奏中，既制造了矜持的谜面，又翻

出了血肉的谜底。

正如德里达认为的那样，文字的本质就是“延异”，而互文性的文体正是对终极历史意义达成的“拖延”，是一种在不断运动中发散的歧义文体。于是，在杨献平的一些篇章里，意义已经完全由文体差异构成的程度，文本变化中的每个精心设计的语言场景，都可以由另一语言场景的蛛丝马迹来予以标志，内在性受到外在性的影响，谜面受到另一个谜底的影响，建筑格局受到权力者的指令和杀戮的影响，它们既彼此说明，又互设陷阱。因此，包括我对自己的《流沙叙事》《杓机叙事》的重读，其实是在寻找历史，为未来打开的一条通往无限变化的、不稳定的历险之路。

细 节

我注意到这批散文家的近作，他们没有绕道意识形态的讲台朗声发布结论的习惯。有鉴于此种“结论”多为空话、谰语，可以名之为“大词写作”，然而这却是目前流行的散文模式。

已经成为写作领域律令的说法是：回到事物本身，通过语言的细节还原生活。问题在于，事物不是阳光下的花可以任意采摘；更在于摧花辣手太多，事物往往暧昧而使自己的特性匿于披光的轮廓之下；重要的还在于，文字对生活的还原就是最高美学吗？

如果说高维生的一组散文更倾向于对情感细节的呈现，那么赵宏兴的不露声色则更近于对自然的描摹，80后的盛文强似乎兼而有之，吴佳骏显示出对细节刻画的某种痴迷。表面上看，他们不过是对隐秘事物的描写，把自己的情感注入事物的天头和地脚，这一“灌注术”其实已经悄然改变了自然之物的自然构造，朝向文学的旷场而渐次敞开。就是说，文字对生活施展的不仅仅是还原，而是创造和命名。

说出即是照亮。用细节说话，用细节来反证和彰显事物的特性，使之成为散文获取给养的不二法门——这同样涉及一个细节化合、层垒而上的问题。

我想，国画里的线条和皴法，一如写作者对散文细节的金钩铁划。正因为蕴峭拔于丰满之中，冯其庸在论及陈子庄画作时不禁感慨万千：“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出来石壶山水皴法的名堂，是披麻皴、斧劈皴、荷叶皴还是卷云皴？都不是。因为石壶的山水根本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你要想寻行数墨地寻找他的出处，可以说是枉抛心力，因为他的出处不在于此而在于彼，不在书本而在大自然。”不因袭别人的细节，而且不再蹈袭自己曾使用过的细

节；不是照搬自然的一景，而是以自然之景化合出别样的情致！事情发展至此，细节的威力就是散文的斗拱。

没有搭建好斗拱而匆忙发布“存在”、“在场”奥义的人，不过是危楼上的演说者。更何况他们的高音喇叭五音不全，只在嘶哑地暴叫。陈子庄所谓的“骨意飘举，惆怅迷离，丰神内涵，此不易之境也”的骨力之说，与之俨然是胶柱鼓瑟也。

高维生、杨献平、朝潮、盛文强等作家显然是被自然之物劝化的作者。明白细节之于散文之力，大致也会明白康德自撰的墓志铭：“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非虚构

在《独立文丛》系列作品中，我注意到有不少篇章涉及“非虚构”向量。比如散文家赵钧海《黑油山旧片》《一九五九年的一些绚丽》以及朱朝敏《清江版图》等文。

在此，尤其需要注意几个概念的挪移与嵌合。我以为“报告文学”是那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对现实予以二元对立取舍的写作。“纪实文学”是指去掉部分意识形态色彩之后，对非重大历史或事件的文学叙述。“私人写作”则是在消费主义时代背景下，强调个人情欲观的写作——这与是否虚构无关。“非虚构写作”不同于以上这些，它已经逐渐脱离了西语中小说之外文体的泛指，在当下汉语写作中，它暗示了一个向量：具有明确的个人独立价值向量前提下，通过对一段历史、事件的追踪检索考察而实现的个人化散文追求。

如果说“非虚构”变成了焦点，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对切入当下生活的迫切性。

以田野考察为主，以案头历史资料考据为辅的这样一种散文写作，正在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

在“非虚构写作”中，“新历史写作”已经显出端倪。这个概念很重要，这或许涉及历史写作的转型问题：重视历史逻辑而又不拘于史料细节；忠实于文学想象而又不为历史细部所掣肘。在历史地基上修筑的文学空间，它不能扭过身来适应地表的起伏而成为危房。所以想象力不再是拿来浇筑历史模子的填料。

我坚持认为，“人迹”却是其中的关键词。人迹于山，山势葱茏；人迹于

水，烟波浩渺；人迹为那些清冷的历史建筑带来“回阳”的血色，爱恨情仇充溢在山河岁月，成就了散文家心目中最靠近真实的历史。

在此，我能够理解海德格尔的用心：“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之上绝无尺规。”这恰与“道法自然”异曲同工。浮荡在大地上的真实，如同清新的夜露擦亮黎明，世界就像一个开了光的器皿，而散文就要在山河与“人迹”中取暖。

异端不属先锋或主流

我读到散文家朝潮《在别人的下午里》中的不少篇章很是感念，比如马永波的《箴言集》，让我回忆起多年前自己住在城郊结合部陷入苦思的那段岁月。

在收获了太多“不相信”之后，我终于相信：我们置身在一个加时赛的过程中，我们必定抵达！我要说的是：你作为具有个人思想的言说者，你开掘的言路就决定了你与主流话语的分离。从表面上看，你仅是一个写作的异端。其实，异端不在先锋与主流之间，而是“异”在以你的人性之尺，度量世界的水深；“异”在以你的思想之刃，击穿这世界的铁幕；“异”在以你的苦难之泪，来使暴力失去信心；“异”在以你的焚膏之光，来烛照自由之神的裙裾！

同时，为夜行者掌灯，然后，熄灭。

这样的人与言，还“异”否？

从对思想史的梳理中我们发现，经典的异端思想一定是背离了时代或超越了时代。正如葛兆光先生所描述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可能是天才的超前奇想，不遵守时间的顺序，也不按照思想的轨迹，虽然他们在一般思想与普遍知识中获得常识和启示，但常常溢出思想史的理路之外，他们象征着与常规轨道的脱节，与平均水准的背离，有时甚至是时间轴上无法测定来源与去向的突发现象。因此常常可以看到思想史上的突变和“哲学的突破”。而正是高踞于时代之上而非融于时代之中的异端思想激起了变革和时代精神的转换，异端之思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第一力。

光，注定不能被火熔化。着火的思想就像火刑后变形的铁柱，上面镌刻出的图案和花纹，展开异端惊心动魄的美，正是异端的思想切进现实的刀痕。海德格尔引述过17世纪虔信派的著名口头禅：“去思想即是去供奉。”思想的“林中路”不是抵达烟火尽退的“林中净土”，而是在铁桶合围的现实中，以

异端之思打开精神的天幕。

高举“独立”的写作者，更应该是思想者，应永远牢记——异端不是思想的异数，而是思想的常态；异端是一个动词，自由精神才是异端的主语。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预言：我们相信蚁阵的挺阔终将决堤。我们相信纸花无从生发生命的韵律。我们相信马丁·尼莫拉的预言。我们相信散文的声音。真正的散文家还相信，善良如水，那就是最韧性的品质。马拉美曾说：“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信仰足以让偶然和必然俏丽枝头。花开过，凋谢，还会盛放。

蒋 蓝

2011年10月4日于峨眉山

目 录

《独立文丛》总序/蒋蓝 / 1

第一辑 假设中的神秘力量

假设中的神秘力量 / 3

认识和不认识 / 10

散文雕虫 / 13

没有绳墨的日子 / 20

混乱的旅程 / 38

浙江来信 / 45

事物 / 56

第二辑 在别人的下午里

两部电影 / 69

香榧自远古来 / 73

海边小镇 / 77

年月 / 80

在别人的下午里 / 89

北京两题 / 92

第三辑 秘密的声势

被改造的身体 / 99

阿尧先生 / 103

消灭一个人需要多久 / 106

秘密的声势 / 111

咖啡物理 / 114

陌生人 / 117

第四辑 印象与解读

马丁·瓦尔泽先生的想法 / 127

隐秘的塞林格，以及禅意写作 / 130

巴别尔与《红色骑兵军》 / 134

雷蒙德·卡佛的写作动机 / 137

怀疑一位爱尔兰作家和他的怀疑 / 140

印象与解读 / 143

南塘笔记 / 160

第一辑
假设中的神秘力量

假设中的神秘力量

认识和不认识

散文雕虫

没有绳墨的日子

混乱的旅程

.....

假设中的神秘力量

—

睡眠是不穿外套的，包括灵魂；其余的大部分时间被一身外套妨碍着，灵魂也是。万物之圣高高在上，泽被生灵，他让我在睡眠中失去了思想的戒备，借此灌输给我一些神秘的印象。神秘是一类铺张的东西，像传说，像梦想之人的隐约声容，像一九〇五年巴黎秋季沙龙上展出的“野兽主义”。狐疑和神秘之事，大多依附于假设，假设是虚的立场，可塑性大，影响力也就此无穷生发。

如果我在乎某个神秘的对象（物质或非物质的），这个对象不太可能在我的反复琢磨中越来越清晰，只要其不现出真相，便是更加的神秘，然后变成一个个悬案。在神秘的日益教唆之下，迷信之间，我把自己假设成了无数个福尔摩斯，却永远破不了案。在这类对象面前，我的外套根本抵御不住其无形的力量。

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象。周公和弗洛伊德在这个对象上已经钻研过了，在我看来，它像没有钻研过一样。这是万物之圣羞辱人的方式之一。

梦的无序，以及它毫无意识保障的虚幻状态，有点接近人类起源时的猥琐和粗野的局面——我是说局面。梦里，到处是假设，是一往无前的力量，谁也不认识谁，梦里认识的人也有着多重陌生和神秘的成分，包括最亲近的人。我做梦时，大多是处于最危险、最紧急、最堕落时，梦醒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解救出来。为什么总是在那个紧要时刻醒来，为什么？那些在梦

中死去的人们，大概是因为神灵的不在场，失去了解救的机会，也存在真正被解救的是他们的可能性。谁知道呢？伟大的“梦想家”纳撒尼尔·霍桑就是在睡眠中安详去世的，我亲爱的外婆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去。大概人的一生原本就是用梦幻的材料编织而成，睡眠是开始，也是结束，这是技术上的宿命。我怀疑，在生命这张眠床上自己有没有站起来过，或者我是否具有站起来的力量。相对于信仰来说，这张眠床也许只是一个道具，它让我一次次流下思考和惊悚的汗水。

梦的方式，必然会融入个人现实主义的声容，也与幻想中的样子融会贯通，这种方式和“野兽主义”相仿，都属于泛表现主义的范畴。在我的印象里，野兽派最为狂放不羁的弗拉芒克的画作，其假设性便可以用来参照梦的方向。《夏都的住宅》、《布日瓦尔的山丘》都是梦，是色彩的梦，它们可以用来填充和寄存多种疯狂的表现力，和想象。《夏托纳弗村》，是一个村庄的夜梦，黑白主色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静谧和呼啸，笨拙和轻灵。那些从颜料管直接涂上去的色彩，形式上像随意的梦一样的自由，张狂，神秘。它们在印象派的基础上又横向地假设了一大步。批评家路易·沃塞尔说它们是“野兽之笼”，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梦幻色彩。弗拉芒克的色彩素养，得到过凡·高的间接提示。他没有见过凡·高本人，但他在其画作前曾激动得大声喊叫：“我爱凡·高，胜过爱我的父亲！”这种激发出来的力量，来自于凡·高作品中的假设。那个神秘的绘画的梦乡，是一位现实中的父亲无法抵达的地方，谁也看不清它的庐山面目。

梦的面目是什么样的？没人说得清，但它作用于人的一生。在我无法区别睡梦与梦想的日子里，常常觉得自己无比强大。没有这种梦想和强大感，我不知一生该如何铺伸。这是人类的共同点，个体的强大感（或者说梦想的力量）是人与其他物种区别开来的最重要因素。人类的文明进程便是从梦想开始的，无论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假想了嫦娥奔月的神奇传说，现在，创造这个传说的后人正在实施真实的奔月步骤。其他物种好像没有梦想和假设，或者说它们没有这项功能，实际情况却很让我这个人类困惑至极，它们传奇般的生存历史和感官组织的神秘力量，都让我惊叹。我只粗糙地知道，许多动物是有睡梦的，或许这正是它们生命力的源头。

五亿年前，混沌初开，第一批动物从海水里上了岸，这当中包括蝎子和蜘蛛，它们是地球生命的变革者，是先驱——这个过程比人类从假设到真实地登上月球，肯定要漫长得多。第一批动物上岸一亿多年后，其中的部分动物长出了翅膀，以小型昆虫为主，它们是冷血动物，热爱光照，在光的作用下演化出双翅。又过了一亿年左右，飞行动物中出现了翼龙，它们凭借翼膜纤维结构在空中飞了另外的一亿多年。大约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翼龙和陆地的恐龙一起灭绝了，没人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发生过什么，只能通过亿万年前的化石作出一些假设，化石上的构图也因此被打上神秘力量的印记。考古学家假设着说，翼龙在空中的滑行样子，很像人类的滑翔机。这个说法应该倒过来才对，人类现今所拥有的飞行器具都是在模仿动物的基础上假设出来的。地球上真正的羽毛的出现，应该是在翼龙之后，随着空中和陆地的集权的消亡，才有了物种的相对自由的繁荣。

现在，人在地球上大权在握。人的霸道，客观形式很像恐龙，其他物种不可能自由繁荣。当人穿上外套之后，也就永远失去了生长羽毛的可能性。幸好人拥有别的物种不具备的精神上的羽毛：梦想和假设。

梦想的进程，比动物长出羽毛的进程肯定要快。这是我个人的猜想。一九〇五年，法国冒出精神梦想的“野兽主义”之时，俄国的民众在集权之下还在为生存和自由而暴动，中国在这一年则刚刚废除了集权之下的科举制度。同一年的事情，如三个台阶，不同的进程。

二

有自然的力量，人才唯物；有神秘的力量，人又唯心。在人类依存的哲学理论方面，唯心和唯物是不应该对立起来的，不管谁是核心，都无法避开看不见的力量，就像有人说男人是第一性、有人说女人是第一性差不多，关键是思想权力的倾向。统治阶级经常被左派人士（或者仅仅读过几本书、关心过几天政治局势的人）拿来比划，拿来骂，这比较冤，统治阶级的上头还有思想集团在起作用，那就是个体的人组织起来的梦想的力量。集体的梦想力量，才是无敌。上帝对于巴比伦塔的恐慌，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同样，拯救一个民族的起始往往是集体的梦想力量。